

寓言的密码

李元洛 周实 主编

長河
隨筆

张远山 著

岳麓书社



李元洛 周实 主编

岳麓书社

寓言的密码

张远山 著



寓言的密码

作 者 张远山
责任编辑 吴泽顺
封面设计 蔡晟
版式设计 蔡晟
出版发行 岳麓书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
版 次 199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80千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80520—958—8/I·452
定 价 1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 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 410006)

作者简介

张远山，1963 年生于上海，祖籍绍兴。自由作家，现居上海。

1999 年出版著作：《寓言的密码》（先秦寓言解读集）、《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中国文化评论集）、《人文动物园》（动物寓言集）、《人文寓言》（幽默寓言集）。

2000 年即将出版著作：《人与墙》（哲学寓言集）、《故事的故事》（讽刺寓言集）。

已完成的部分著作：《通天客》（长篇寓言小说）、《独自打坐》（诗集）、《汉语的奇迹》（当代诗解读集）。

【百幅锦帆风力满】

——《长河随笔丛书》总序

李元洛 周实

“长河”，是一个生机勃勃而气象万千的名词与意象。一提到它，我们便会想到涛似连山，浪花滚雪，江声浩荡，源远流长，也不由会联想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五千年的盛衰兴亡。

“长河”，除了一解为天上的浩渺银河，如李商隐《嫦娥》诗的“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主要是指地上的大河大江。南朝的鲍照，早在《冬至》诗中就说过“长河结兰纆，层冰如玉岸”。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呢？王维《使至塞上》的那一轮落日，就像一面千年不锈的铜锣，敲响在我们耳边，而那条永远也不会干涸的长河，至今也仍然奔流在我们心上。中国人讲究命名，即赋予人和事物以名称。命名的意义有大有小，有褒有贬，大则关乎国家天下，小则及于一物之身。现在，岳麓书社将策划中的文化随笔丛书名之曰“长河”真可谓锡以佳名。

80年代中期以后，诗歌固然如同没落的贵族，早已失去昔日南面而王的地位，小说的烈火烹油之盛也已成昨日之景，长篇年产约800部，大都乏人问津，刚出版便塞进仓库交给岁月尘封。诗歌与小说“冷”下去，异军突起的散文却“热”起来，随笔无疑是这支异军中锋锐的偏师，而层见迭出的“学术随笔”或“学者随笔”，尤其一派羽扇纶巾的儒将风采。其他出版社已经出版的学术或学

者随笔，犹如春兰秋菊冬梅夏荷，各擅一时之秀，岳麓书社好花后开的《长河随笔丛书》，也仍独具色彩与芬芳：

专题性。以前读者所见的学术随笔著作，天南地北，古往今来，文史经哲，虽然各有胜长，但内容却广泛而不集中，以美食为喻，近乎“杂烩”，尽管名厨手下的“杂烩”也可使食客大快朵颐。《长河随笔丛书》却不然，其所收多部作品，好似烹调有术的厨师制作的“特色菜”，虽止于一味，却令品尝者过目难忘过口更难忘。例如朱健《逍遥读红楼》，是他效法庄子，但不是徙于南溟而是作徙于《红楼梦》的逍遥游；王开林《穿越诗经的画廊》，写的是他溯洄从之，远去中国文学的江河之源寻幽探胜；张远山《寓言的密码》，是他于密室累月穷年，破译自春秋战国时代即已盛产的寓言；周泽雄《青梅煮酒》，顾名思义，则是他对于三国时代诸多人物的指顾评议。其他各书均莫不如此。如果限定“长河”这一意象而言，那么，本丛书中的各部著作，测量的并非长河的全景概貌，而只是一个河段，甚至只是几圈涟漪或一朵浪花。

学术性。提到学术，世人常常想到那些俨如城堡墙峭堑深的著作，时人往往惑于那些名词术语狂轰滥炸遣词造句十分舶来的专书。见解新颖体大思精与时俱进的学术，当然应该赢得读者与社会的尊敬，但诸葛亮都唱过貌似有千军万马埋伏其中的空城计，何况一些或只长于引经据典或只擅于西凑东拼的作者？海外精于西典、术有专攻的学者，也早就以“隐忧”为题，指出我们某些拾人余唾的文章与著作，“有识者不屑看，一般的读者不想看，不敢看”。学术，应该是在所涉足的领域里继往开来，或是提出某些独立的具有建设意义的见解。中国古代的学术著作，不少以随笔出之，文学如欧阳修《六一诗话》肇始的

诗话词话，史学如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和清代顾炎武《日知录》。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速，现代人的时间愈趋紧张，抱着大部头学术著作兀兀以穷年，恐怕只是“小众”的专利与福利，而“大众”如果在形而下之余不忘形而上，他们乐于消受的，大约只会是益人心智而又快性怡情的学术随笔。列名《长河随笔丛书》的各种著作，虽然涉及的是定义至今仍莫衷一是的“文化”，但其以焕彩飞花的笔墨所表现的学术品位与学术底蕴，当会使享誉书林与士林的岳麓书社更加“光彩生门户”。

“当代性”。《长河随笔丛书》主要面向中国的古代文化、已成过去而永不生锈的古典、已降下帷幕而仍和我们血脉与声息相通的历史。然而，本丛书的作者，绝不是一般的历史博物馆的解说员，也不是泥古不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祭奠者，他们回首过去，正是为了现在与未来。他们以现代人的观念与思想，重新审视与理解历史文本，作历史与现实的双向交流。他们从现代的精神高度，对中国文化进行解构与重建，阐扬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对其负面因素深入反思，同时也联系现实作出必要的当下批判，从而真正赋予历史文化以新意与生机。因此，收录于本丛书中的多种著作，不仅是学者之文，智者之见，也是勇者之声。余杰少年气盛，血性方刚，他的《尴尬时代》趋向沉潜，却仍然飞扬思想者的朝气和勇气；丁帆虽已年届不惑，不能再要求他一事能狂便少年，但其《江南悲歌》仍时见锋芒，让我们生发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诸多联想。

文学性。有些学术随笔丛书，其作者大都为纯粹的学人，学人之笔与文人之管，有相同之点也有相异之处，而《长河随笔丛书》的作者群，则多为学者与作家一身而二

任。他们学识与才华兼具而互补，饱读诗书，手握一支行文严谨而又挥洒生花的彩笔，加之岳麓书社动议之初，也十分强调随笔作为散文的一个分支，应该坚守自己的当行本色，为读者所喜见乐读，这一丛书当然就因之郁郁乎文哉了。由于学术个性与艺术个性各异，虽均为散文随笔，行文却互不相同。以武林为喻，武林高手们均精于武功，但南宗北派，独门绝学，内功外功，刀法剑术，又会各有师承而互有专擅。《长河随笔丛书》有如舞台与擂台，南北的豪杰俊彦应邀前来，名下无虚士，飞身登台而技惊四座。前面提到的几位不必赘述了，徐雁《沧桑书城》的清言娓娓，博引旁征，贾梦玮《红颜挽歌》的款款深情，亦悲亦丽，也自会使读者一卷在手而谈笑风生。

岳麓书社名重书林，过去主要是印行古籍与学术著作，如今出版这套文化随笔丛书，是在改革开放中另辟蹊径，别张新帜，可喜而且可贺。此丛书既冠以“长河”的嘉名，不仅象征中华文化之流长源远，也象征丛书并非短期行为而将源远流长。“百幅锦帆风力满，连天展尽金芙蓉”，借用唐人温庭筠《春江花月夜词》中的佳句，先行出版与即将络绎而来加盟本丛书的众多著作，正如长河上好风孕满的百幅锦帆。

一九九八年金秋于长沙

【序 言】

儒家天真，道家率真，墨家认真，名家顶真。

政治上天真的儒家，在生活中一点也不率真，所以多是伪君子。生活中率真的道家，在政治上一点也不天真，所以多是真隐士。宗教上认真的墨家比儒家虔诚，他们把鬼神当真，因此避免了儒家的虚伪。知识上顶真的名家比道家真诚，他们把真理当真，因此避免了道家的虚无。

然而帝王专制需要政治上天真幼稚的儒家，因此儒家战胜了墨家，宗教信仰在中国成了民俗游戏。帝王专制需要生活上率真随便的道家，因此道家战胜了名家，客观真理在中国成了海外奇谈。

所谓真实，可分为真际与实际两部分。中华民族是个很不认“真”而颇为务“实”的民族。名、墨两家专注于真际，儒、道两家专注于实际。因此墨家和名家的中道覆灭，在中国历史一成不变的务实轨道上，几乎是逻辑的必然。名、墨两家的中道而绝，使真际文化成为绝响；儒、道两家的阴阳互补，使实际文明绵延久长。中国文化对“真实”的接受程度，以道家颇为务实的率真为最后界线。在率真的限度内，一定程度的狷介放达，成了中国文化最高的审美内容。作为对令人窒息的专制文化的必要调节，作为对高度紧张的脆弱神经的适度松弛，道家式的率真狂放，有时甚至可以表现为对帝王将相的某种不恭和傲慢。但任何狂士一旦越过了这个最后界线，就会遭遇灭顶之灾。

儒者弱智，道者狡智，墨者奇智，辩者大智。

儒者标榜仁义，贬低智慧，因为他们非常弱智。道者批判仁义，绝圣弃智，却自称大智若愚，然而若愚之智并非大智，只是老奸巨滑的狡智。墨者非难儒、道两家，无私无畏地神道设教，颇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奇智。辩者跳出世俗政治的污秽樊笼，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叩响真理之门，故有空谷足音的大智。在公孙龙的超绝智力面前，所有先秦诸子的智力都显得相当平庸。因此，当墨、辩之智成为绝响之后，中国文化从此就与真正的智慧永远绝缘——直到西方智慧进入中国以前，只有道家的狡智和禅宗的冒牌智慧——弱智的儒家信徒无不对取代了良币的劣币心悦诚服。

由于真正的智慧在中国文化中的缺席，于是智力水平连普通几何题也解不出的江湖骗子，就敢于自封智者。徐光启服膺西方文化，是从翻译欧几立德的《几何原本》开始的；康熙皇帝敬畏西方文化，也是从解几何题开始的。我敢断言，凡是贬低西方文化的人，都是读初中时解不出几何题的人。反过来也一样，凡是拜倒在西方文明现有成就脚下，却对产生这些成就的原因一无所知的人，也是读初中时解不出几何题的人。柏拉图学院门口之所以大书“不懂几何者免进”，就是为了预防弱智者成为以“超级智者”唬人的江湖骗子。众所周知，中国自古至今都盛产这样的江湖骗子。我认为，凡是会解几何题的人，就不会被禅宗式的江湖骗术蒙得晕头转向。我敢说，惠能以及所有的禅宗大师，他们的智力都不足以解几何题。不会解几何

题并不可羞，因为他或许是个能够打破唯理主义的逻辑思维定势的艺术奇才（比如庄子），但艺术家不该冒充哲学家——正如不懂诗的哲学家不该冒充艺术家。

三

公元前八到二世纪，是人类现有各大文明的原始积累期，雅斯贝尔斯谓之“轴心时代”。这一时代，相当于中国历史分期中的先秦。本书试图描述的是，当苏格拉底及其弟子在雅典街头探讨哲学，当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在印度荒野传播宗教，与之同时代的杰出中国人，在街头、在荒野——事实上更多的是在庙堂之上——说些什么？他们的言说，对后世有什么影响？他们的言说，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

先秦时代，是中国思想最辉煌的顶峰，此后历两千年而永难超越。为了使枯燥艰深的诸子思想形象易解，我选取了诸子寓言作为进入这座灿烂宝库的方便法门。虽然在学理上我服膺名家，在人格上我敬佩墨家，但是由于名、墨两家中道而绝，在本书中过多谈论名、墨两家，未免与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过于无关痛痒。由于儒、道两家事实上成了中国文化阴阳互补的主流思想，因此我还是把大部分篇幅给了儒、道两家，这样对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更为切中要害。并且毫不意外，专注于实际的名、墨两家确实也较少从事寓言创作；同样并非意外，先秦最杰出最多产的两两位寓言巨匠——庄子和韩非，恰是专注于实际的一道一儒（法家只是儒家的同宗别派）。寓言正是一切表述思想的文学形式中，最实际的一种。而由于寓言同时又是一切表述思想的文学形式中，最具游戏精神和自由精神的一



种，因此思想极度不自由的韩非，虽然寓言数量多于庄子，但其艺术水准与庄子却不可同日而语，也就并非意外了。在我这种毫不圆通的逻辑头脑看来，一切都是必然的。短时段的历史事件可能有意外和偶然，长时段的历史走向，却一定是必然的，没有任何意外。这对于希望客观历史能够更符合主观愿望的人来说，或许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吧。

九八年十月七日于海上三朴堂

【目 录】

序 言	(1)
-----------	-------

上编、庄子寓言解构

1. 开天辟地头一遭——浑沌凿窍	(2)
2. 地老天荒的等待——抱柱之信	(6)
3. 游刃有余的间世主义——庖丁解牛	(9)
4. 对专制制度的影射权——畏影恶迹	(15)
5. 盲人骑瞎马的赌博——魍魉问影	(20)
6. 自残自弱的僵尸哲学——意怠免患	(24)
7. 把人当猴耍的闹剧——朝三暮四	(29)
8. 古今不变的两句骗人经——巫相壶子	(33)
9. 巨人是如何变成侏儒的——轮扁议书	(36)
10. 诗人的强词夺理——知鱼之乐	(42)

中编、韩非寓言解构

11. 中国第一刀笔吏出场——大瓠之种	(49)
12. 对帝王无用就该死——太公杀贤	(52)
13. 仁义之雄成了笑柄——襄公之仁	(55)
14. 是非好恶惟上是务——齐桓衣紫	(62)
15. 猫捉老鼠的权力游戏——孟尝献佩	(66)

16. 世上最无私的奴才——和氏献璧 (73)
17. 为帝王代说丑话——龙有逆鳞 (77)
18. 独裁制度的最佳辩护——造父御马 (82)
19. 毫不矛盾的永恒冲突——自相矛盾 (87)
20. 顿悟对推理的不幸胜利——詹何度牛 (93)
21. 对想象力的肆意贬低——画鬼最易 (98)
22. 极端实用主义的艺术观——宋人为楮叶 (103)
23. 被独裁体制毁灭的天才——滥竽充数 (107)

下编、诸子寓言解构

24. 反道德的道德高标——子贡赎人 (113)
25. 狗肉店前示众的羊头——两小儿辩日 (123)
26. 孔子对公孙龙的“支持”——失弓得弓 (128)
27. 冒充历史的诽谤性寓言——秦赵相约 (132)
28. 长短其说的纵横家——赎尸诡论 (136)
29. 言论是否永远无罪——唐鞅招杀 (143)
30. 愚人国的愚民道德——柱厉叔往死 (147)
31. 需要蠢材的时代产生的蠢材——五十步笑百步
..... (153)
32. 被命令堵死的人性升华之路——戎夷寒死 (159)
33. 一代贤相公报私仇——二桃杀三士 (164)
34. 对真相的双重掩盖——黄公好谦 (168)
35. 招牌堂皇的自恋狂——骆滑厘好勇 (172)
36. 自给自足的旷世惨剧——割肉自啖 (175)
37. 归属未定的永恒追逐——百姓逐兔 (179)
38. 无限向下的迁就——曲高和寡 (183)
39. 假如智叟来做总结报告——愚公移山 (188)

40. 谁是龙的传人——叶公好龙	(191)
41. 不二过的愚人——刻舟求剑	(195)
42. 好事者的悲剧——黔驴技穷	(199)
跋 语	(203)
附录一、寓言原文	(208)
附录二、诸子简表	(222)

【上編 莊子寓言解構】

【1. 开天辟地头一遭——浑沌凿窍】

南海之帝名叫倏，北海之帝名叫忽，中央之帝叫浑沌。倏与忽经常相约到浑沌所居的中央之地去游玩，浑沌对他们俩招待得很周到。倏与忽私下商量，要报答浑沌的盛情。倏说：“别人都有七窍用来视听食息，偏偏这么好的人却没有。”忽说：“我们为他开开窍吧。”于是他们俩每天为浑沌凿开一窍，花了七天凿出七窍，不料竟把浑沌害死了。

这实际上是庄子的创世寓言，有趣的是与《旧约·创世纪》中的上帝一样花了七天时间。但这只是一个巧合，庄子的灵感来于人的七窍，希伯莱人的灵感来于巴比伦星相学的七星观念（星期即源于此）。庄子的创世寓言不同于《圣经》的创世神话之处，就在于他的创世不假手于神，倏与忽都不是创世神，而只是时间在寓言中的拟人化，汉语中至今仍有“倏忽”一词，意为极短暂的时间，相当于佛经中的“刹那”。但庄子并不认为时间在刹那之前还没有，却在刹那之后突然出现了。“倏”与“忽”虽然是极短暂的时间单位，却象征着由这些极短暂的时间加起来的总和，相当于佛学中的“渐”。一切演变都是在“渐”的过程中完成的。所谓浑沌，就是浑浑噩噩的愚钝。浑沌之死，意味着文明的开化。

甚至还可以从更坐实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寓言。浑沌是一块原始的大陆，所谓“中央之帝”，就是中央之地。而